武松打虎

王篠堂 口述

横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崗武松打虎

灌口二郎武松在横海郡得著哥哥消息,辭王別駕,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 在路非止一日,走了有二十餘天,今日已抵山東陽谷縣地界,離城還有二十 餘里大路。其時在十月中旬天氣,太陽大偏西。

英雄腹中飢餒,意欲打尖。抬頭一望,一看看見迎面是烏酣酣的一座鎮市。他背著包裹,大踏步,"踏踏踏踏……"到了鎮門口,兩腳站定。再把頭抬起來一望,只看見扁磚直砌到頂,是圓圈鎮門,上頭有一塊白礬石,白礬石上頭鏨了三個凹字:景陽鎮。

英雄叉步進了鎮門,看見街道寬闊,兩邊店面整齊。走了總在十幾家門面,就在下首有一家酒店,三間簇嶄新的草房,就在店門口戳了一根簇嶄新青竹竿,青竹竿上頭挑了一方簇嶄新藍布酒旗,藍布酒旗上貼了一方簇嶄新梅紅紙,梅紅紙上寫了簇嶄新五個大字:"三碗不過崗"。英雄再朝店裡頭望了一望,只看見簇嶄新鍋灶,簇嶄新案板,簇嶄新桌凳,簇嶄新櫃檯,簇嶄新的人。啊,天下東西有新的,人還有新的嗎?有的。櫃檯裡頭坐了個小老板,今年總在二十一二歲,櫃檯外頭站了個店小二,不滿二十歲,俗語雲:"長江後浪催前浪,世上新人趕舊人"。

武松才預備進店,哪曉得這個店小二做生意的門兒是一絕,笑嘻嘻地走 到店門口,雙手一抬,就望著武松:

"啊唷,是,爺,就在小店打尖吧!粟黍,高梁,雞子,薄餅,饅首, 東西又好,價錢又巧,爺請家來坐。"

"/\二!"

"是,爺。"

"你店中還有好酒?"

咦,奇怪啦,武松還沒有進店咧,先問一聲好酒做事呢?古時候的人吶,平生都有四個大字:酒,色,財,氣。但是武松只好兩個,他好貪杯,好動無辜之氣。他看見鎮市又小,酒店又小,怕他家家裡頭不得好酒吃,所以未曾進店先問一聲可有好酒。

"啊唷,是,爺,小店旁的東西不敢講高,酒的身份是怪好,外人送小店八句。"

"哪八句?"

"造成玉液流霞,

香甜美味堪誇,

開壇隔壁醉三家,

過客停車駐馬。

洞賓曾留寶劍,

太白他當過鳥紗,

神仙愛酒都不歸家,"

"他上那裡去了?"

"醉倒那西江月下!"

"好酒!"

啊唷喂,武松心裡頭舒服呢。他家這個酒是好極了,開壇子,這個酒香 把隔壁就醉倒了三家,人家沒有吃酒,聞到這個酒香就醉倒了。你說他家這 個酒可好不好?神仙愛酒把個寶劍都押掉了,把烏紗都當掉了。唔,這個酒 好呢。武松就跟隨著小二進了店門,走前進,進腰門,到了第二進。啊,是 一座草廳。廳上的桌子,板凳倒是整整齊齊,清清爽爽。一個酒客都不得。 不錯,已經過了中飯市了。武松把包裹朝下一抹,就朝旁邊座上一放,人就 朝當中桌上一坐。小二就打了一把手巾,把武松擦擦手臉,泡了一碗茶。小 二到了武松的旁邊:

"爺駕,你吃什麼酒餚?"

"拿好酒好餚,多拿這麼一點兒。"

"嗄一哎!"

小二掉臉就跑。奇怪囉,店小二在店門口不是玩的二八京腔嗎,為什麼 到了後頭又說土語的呢?噯,就因為他這一片店哪,就開在個山東的地界, 因為他店門口來來往往啊,都是南來北往的,男蠻北侉的人都有,你要說是如果站在店門口,就說是地方上的土語來招攬買賣,有的人就不懂,所以他呐就學了這麼幾句京味兒,學了幾句京話,但是只學了這麼幾句,你叫他到後頭再說吶,玩不起來了,那一來狐狸尾子就沙下來了,就現相了。

小二到了前頭就切了一點牛肉,裝了饅首,打了酒,接逗就拿了杯筷, 一托盤,就托到後進。到了後進,就把托盤朝武松旁邊桌上一放,把酒肴就 朝武松的桌子上一放。他把托盤收掉了。小二就站在旁邊伺候。

武松看見酒肴到了,把酒杯子朝面前一拿,酒壺一起,"沙·····"斟了一杯,酒壺朝下一放。武松就咂嘴搖頭。'照小二說起來:"他家酒好得很",我看斟下來這個顏色就不對,而且香味也全無。唔,照常不中看哪,抑樣中吃吶,吃吃看。英雄把酒杯子朝起一端。唉喂,吃到嘴裡頭啊,一點個口力都沒得。嗳,笑話笑話。我倒要來問問這個小二呢。'

"/\<u>_!</u>"

"安、爺駕。"

"這就是你店中的好酒?"

"噎, 噎不不不, 這是我們店裡的中等酒。"

"你不拿好酒給爺吃嗎?"

"爺駕,你老人家要如果再要吃好酒的話,就叫

'三碗不禍崗'。"

"好!"

啊唷喂,武松心裡頭高興。怪不道沒有進店的時候啊,就看見他家酒旗 上頭的五個大字"三碗不過崗",不曉得怎麼講法。

"怎麼叫'三碗不過崗'?"

"噢噢,爺駕,因為我們小店裡頭酒吶,太好了,你要說是吃了三杯下去啊,我們這個鎮外頭啊,離鎮七里大路有一座崗,叫景陽崗,你就不能跑過景陽崗了,你就吃醉了,所以這麼子嘛,人家家裡起了個名字,就叫'三碗不過崗'。"

"好!拿一壺來給爺嘗嘗瞧!"

"安,莫忙,你吃過了還是趕路啊,你還是預備在我們店裡頭住宿呢" "趕路!" "嘟·····,不能玩,你老人家要是趕路的話,你由東向西哎,你非過景陽崗不可哎,你跑不過去咧,'三碗不過崗'的酒。"

"嗳,你混講的什麼!啊?爺吃三十碗,挺身過 崗!拿酒!"

"噢!"

小二再把他望望: '唉喂,這一個客人不大好說話,眼睛這麼挖打挖打的,拳頭就跟五升柳斗子差不多。唔,生意人不至于跟他淘氣,最好不過就拿一壺酒打發他請便吧。'把他面前的酒吶,跟酒壺一起拿了跑掉了,到了前頭換了一壺"三碗不過崗",就朝武松桌上一放。小二仍然站在旁廂伺候。英雄看見酒換掉了,把酒杯子朝面前一拿,把酒壺朝起一拎,"沙……"。好啊,噯,好的跟丑的啊,哪曉得不能比,這一比的話,就現出高低了。你看看瞧,顏色是綠澄澄,酒花子都堆滿了。這個酒好呢。酒壺朝下一放,把酒杯子朝起一端,"口……"唔,這個酒,乖乖,吃下去啊,簡直就跟火團兒差不多,滾啊滾的一直滾到小肚子底下。哦,這個好酒難不成就這種好法嗎?唔,好酒據說吃下去啊,要有三香。哪三香呢?第一,吃到嘴裡頭香;過這麼一刻呢,"呃……"嗝出氣來香;或則呢,哪怕放出屁來都是香的。不過三碗咧,一壺酒倒了三碗,倒沒得了。武松這個吃起來還不快嘛。

"哎,爺駕。"

"添酒。"

"來了!"

"拿酒!"

"噢,到了!"

小二不敢不拿,到了前頭就左一壺,右一壺。花了下子,五壺下來了。 武松在後頭吃酒是蠻喊亂叫。因為他是聲若銅鍾,他一聲說到話啊,這個簡 直震震的,驚動了前頭櫃檯裡頭小老闆了。小老闆接逗把衣服朝起一提,出 了櫃檯,一走就走到角門口,在朝上望了一望,啊,聽上只坐了一個酒客, 小二站在旁邊。

"王二啊,王二啊!"

喊哪個?就喊那個店小二。店小二跟我本家,也姓王,排行第二,他又沒有起過別的名字,沒有讀過書嘛,人就喊他王二。王二這一刻聽見小老闆喊了,一走走到角門口:

"安,小老闆。"

"聽上這個酒客是多晚子來的呀?"

"噢、將才才來。"

"吃的什麽酒啊?"

"吃的'三碗不過崗'。"

"吃了幾壺啦?"

"吃了五壺。"

"你麻木哪!你啊,啊?旁人一壺也當受不起啊,你把五壺把他吃啊?"

"咦,他要吃呢嘛。"

"他還添不添啦?"

"這個就不曉得了。"

"這個樣子,啊他要如果不添的話,就罷了,要如果添的話,哎,手底下繞住些,噢。"

"噢,噢。"

小老闆跑掉了。怎麼叫繞住些呢?這是生意人打的捎喻,叫他家如果再添酒吶,就不能把這個好酒把他吃了,最好不過裡頭多攙點水啊。不會就叫他攙水嗎?嗳,不能玩,你要如果說是說明了叫他攙點水啊,人家客人聽見了,大桌子要消掉了哪!所以這個樣子吶,叫他手底下繞著些,這是生意人打的個捎喻,這是暗語。小二複行上了廳,一站就站在武松的旁邊。武松究竟還吃不吃呢?要如果照武松的這個酒量吶,五壺正好。照這一說,就不吃啦?唔,不能,為什麼呢?我剛才跟小二說的"爺吃三十碗,挺身過崗",話說出口咧,君子一言,快馬一鞭,我何能出乎而反乎呢?唔,非吃不可。

"/\<u>_!</u>"

"哎,爺駕。"

"添酒!"

"噢。"

"拿酒!"

"噢,到了!"

接逗又是五壺。哪曉得這個五壺吶,跟前首的五壺就大不相同,前首的五壺是佳釀原泡這五壺吶,怕的倒三七。就繞到這種樣子,望著望著,武松臉就跟大紅緞子仿彿,眼睛珠子都定了光了,說話這個舌頭就不大順便了。

"嗯嗯,爺駕。"

"添酒。"

"啊,還添酒哪?我看你老人家不能添啦,臉就跟大紅緞子差不多啊, 說話都不靈便啦。"

"你混講什麼?爺吃三十碗,挺身過崗。"

"唉,有了三十碗咧!"

"有了?"

"有了有了有了。喏喏喏喏,你把酒壺數數看吶,那塊是九把酒壺,這 塊是一把酒壺,十壺,一壺三碗,十壺不是三十碗嗎?"

"啊……, 哈哈!"

"咦,你笑什麼事?"

"爺吃了三十碗,又把爺怎麽子的!"

"哎,你老人家呐,量是海量,就是舌頭有點偏了插角了。"

"你混講的什麼!"

"唉,唉唉,沒相干,沒相干,沒相干,你請到前頭算帳。"

武松點點頭。英雄站起身,把包裹朝起一背,這個叫底下已經打飄晃晃 的了。小二把殘酒肴一收,一托盤就托在後頭,就跟在後頭報帳了:

"呔……! 前頭櫃檯上聽著啊,來客會四錢五分銀子啊!"

"哎,。"

小老闆一聲應答。英雄到了櫃檯面前,把包裹朝下一抹,包裹朝櫃檯上一放,包裹打開,在裡面把銀袱子取出,銀袱子打開來,裡面還有二三十兩 散碎的銀兩。一拈,拈了一塊,就朝櫃檯上一放,就望著個小老闆:

"稱了算。"

"噢、歐。"

小老闆把個戥子拿過來了,接逗把銀子朝戥盤裡頭一放,一手拈住戥毫, 一手就理戥杆,抬頭就望著武松的臉色,低頭接逗就望望這一塊銀子,底下: "你老人家這塊銀子嘛,是一兩·········還欠一分哪。"

一兩欠一分嘛,就乾脆報報個九錢九就是咧,這個何必還要玩"跌斷橋"呢?哎,不,哪曉得武松這塊銀子不止一兩,小老闆居心想少報他的。少報嘛就少報咧?哎,不能玩,你要說是這一刻啊就報個九錢九,你曉得這個客家有數沒數呢?他自己的錢咧,他照常有數,他一聲有數,你報他九錢九,他就喊起來了:

"啊!何止九錢九啊?"那一來糟了。所以他吶,先弄個一兩照下子路,"你老人家這塊銀子是個一兩……拖著,就望著武松的臉色,武松如果要是把臉色朝下一沉,他接逗底下就來了:"還有五錢幾哪。"

一看就看見個武松若無其事,曉得,沒得數。既然沒得數,一實就回下頭: "還欠一分哪。"究竟武松這一塊銀子還有數沒數呢? 他到哪塊來的數呢。因為他從河北柴莊動身,小樑王柴進送了他五十兩,叫他在路上做盤費,朋友送的錢咧,他都不能一塊一塊的手上稱,所以他就沒得數咧。

"這塊銀子還是多,還是少?"

"噢噢,爺駕,這塊銀子如果把酒帳吶,要稍微多些。"

"多了就賞了給小二。"

將將哪曉得小二到了:

"噢,謝謝爺駕,多謝爺駕咧……!"

武松把個銀袱子朝起一扎,銀袱子朝包裹裡頭一

放,包裹朝肩頭上一背。他隨時跌跌沖沖,才出了門,接逗就向西而去。

武松走咧,小二到櫃檯面前來了。小老闆就預備把這塊銀子朝銀匾子裡頭撂了。

"哎哎哎,小老闆,你不要把這塊銀子朝銀匾子裡頭撂了,你把我歐。

"這塊銀子把你做啥?"

"咦,你將才稱過咧,這塊銀子九錢九哎,客人吃了四錢五,他說余多的商了把我,還多五錢四,錯不錯?"

"安安。"

"我把個四錢五的酒帳把你,你把這塊銀子把我。"

"來歐,這塊銀子九錢九,客人吃了個錢五,還多五錢四,我把五錢四 把你。"

"哎不不不,啊,你啊這塊銀子把我。"

"你為什麼要這塊銀子啊?"

"哎,莫忙,小老闆,你為什麼又要這塊銀子呢?"

"我告訴你沙,因為前兒個吶,你家嫂子嘛就跟我說了'你跟我打根簪子吧。'我望望這個銀鋪子裡頭的銀色又不好,鎮上嘛全是小銀匠舖子哎,我又不敢進城,我看客人今天這塊銀子啊,銀色好得很,我就預備代你家嫂子打根簪子。"

"哎,小老闆啊,你這個說話存神啦,我家哥哥死了,我家嫂子是寡婦啊,啊,要你代她打簪子做啥?"

"哎不不不,你說話不要說出嫌疑出來啊。我跟你雖然是東伙,我們可是弟兄相稱啊?我比擬大這麼兩歲,我可是你的個老大哥啊?我的個老婆可是你的個嫂子啊?"

"好啊,你要說清楚了咧。"

他們正在在這個地方爭銀子, 老老闆走隔壁回來

了。老老闆在隔壁裁縫舖子裡頭玩的,聽見家裡吵起來了。老老闆就抹著馬 爺標的鬍子:

"小伙哎!一天到晚的又沒得個倒頭生意,不曉得吵什麼事!"

"噢噢噢噢, 老老闆, 你家來啦, 我來告訴你歐。"

"安安。"

"將才嘛,來了個客人,他吃了四錢五分銀子,把了一塊銀子,這塊銀子小老闆稱的九錢九,說余多的賞了把我,我嘛就叫小老闆把這塊銀子把我,我嘛就把四錢五分銀子的酒帳給小老闆,安,你看這個帳還錯不錯?"

"不錯。"

"歐,不錯嘛就罷咧。"

"小伙哎,你就把他咧。"

"怎干把他哎,我的老太爺啊,我也有本帳咧!這塊銀子九錢九,客人吃了四錢五,還多無錢四,余多的賞了把他,我把五錢四把他不是一樣嗎?

"有多不出一兣出來哎!"

"噢, 罷咧罷咧罷咧。"

"不,老老闆啊,你叫囂老闆把這塊銀子把我。"

"罷咧, 小伙哎, 你就把他。"

"怎干把他,來歐,這塊銀子多咧。"

"多哪?"

"哎,我少報咧,你要曉得這塊銀子不止九錢 九。"

"多多少沙?"

"這一塊銀子實數十一兩五錢四。"

"你報了客人多少啊?"

"報了他九錢九。"

"唉,乖乖!小伙啊,你這顆心黑漆都退了光啦!啊,我就不懂啊,你你你什麼玩藝頭啊,這個樣子就能玩了嗎,人家家裡頭回頭鬧得來……"

"不得不得不得不得,過路的歐,背著包裹倒走掉了歐。"

"朝哪塊跑的呀?"

"由東向西。"

"朝西頭跑的呀?"

"哎,朝西頭跑。"

"朝西頭跑,你可曾告訴他,西頭有個景陽崗,景陽崗有老虎,你可曾告訴他的呀?"

"不好了! 老爹啊, 玩了忘記掉了。"

"小伙哎,一天到晚的歐把個心就擺到錢上,就不問人家家裡頭的性命了。……小伙哎!"

他就掉過臉來望著這個小二。

"哎哎哎 。"

"快快快,你趕快的把這個客人追回頭。把他一聲追回了頭歐,我把這 塊銀子就都賞了把你。"

"歐歐,就是咧!"

"的篤的篤的篤的篤……"

小二在這一刻啊,叉步就出門。為什麼在這一刻老老闆要這個急法呢? 唔,他急呢,急什麼事呢?因為地方官有告示在塊:不論軍民人等,腰如果 說是看見有行人,非阻攔他不可,不能過景陽崗,你要如果不阻攔,這一個 行人被老虎吃死了,那一來地方官就要重辦了。你說這個老闆可怕不怕呢?

小二在這一刻出了門, "的篤的篤的篤的篤……"朝前頭跑。再朝前頭望了一望,噢,看見武松在前頭還是這麼遙遙的,晃晃的。因為武松今天有了酒意,要如果不得酒意的話,他這個大踏步跑起來,小二追啊?你今生也追不上他。因為他今天有了酒意了,頭重腳輕,腳底下走路都有點打飄了,所以他在這一刻就走得慢

咧。小二看見他:

"呔……!爺駕不要走啦!"

武松在前頭聽聽:啊,好象是熟喉音嘛。再把個臉掉過來往了一望:噢, 酒店裡頭的個小二。酒在肚,事在心哎。

"哎,哎,哎,啊唷喂,你把我都追死了,太爺哎!你老人家不能走了。"

"干什麽?"

"怎干干什麼哎,你向西哎,西邊出了我們的鎮

頭,離鎮七里大路有一座景陽崗,景陽崗上有老虎,你要如果一聲走到那個地方,被老虎吃掉了,句糟了!回頭回頭回頭,趕快到我們店裡頭住宿。"

"什麼,前涂有虎?"

"哎,前頭景陽崗有老虎。"

"你先前因何不講?"

"我先頭玩了忘記掉了,這當口想起來了,追得來告訴你咧。"

"哈哈,咱明白了!"

明白了。他到哪塊明白呢。武松啊,哪曉得在這一刻懷疑了。因為在宋 時路道難行,三十里一個山頭,五十里一個寨子,十里八里打捫棍,剪徑的, 蒙漢藥酒廣行。古時的黑店太多。武松心裡頭有話:我進店的時候你們家也 沒有說是景陽崗有老虎,噢,在這個當口追得來了說景陽崗有老虎,我明白 了,我在櫃檯上算帳,我把那個銀袱子打開來,你看見我雪白的一攤銀子, 你才見財起意,你把我騙回了頭,住到你家店裡頭,睡到三更天,你家東伙 兩個爬起來,就要我的性命了。武松玩了誤會了。

"哈哈,你可知道,景陽崗的老虎今天請我吃晚飯。"

"噢,唔唔唔,你老人家油呢歐,油呢歐,你怕的送了給老虎吃晚飯歐。 我看你快些回頭。"

"你混講的什麼!滾了吧!"

武松接逗又跑。你是個小二嘛,你就隨他跑咧?

哎,小二不行。為什麼呢? 老老闆說的哎,要把這一個客人追回了頭,那塊銀子才賞了把他。客人追不回頭,那塊銀子他弄不到。所以他在這一刻心裡頭就急咧,伸手就預備來拖武松了。

"爺駕,不要走!"

將將武松背的包裹,他就抓住武松的包裹。英雄再把臉朝過一掉,武松 哎了氣了:噢,你拿老虎來嚇我,我在這一刻沒有回頭,你居然的在這一刻 搶我的包裹。你既能搶我的包裹,我就能夠打得你!英雄把身子朝過一轉, 接逗把自己的右手朝起義抬,兩個指頭,他這個指頭真正就跟鐵尺仿彿,就 在小二的左肩窩:

"你這個囚攮的,滾了吧!"

"辟!"就這麼點了一下子。"啊唷喂!" "忽弄通!咋嘎……!" "工!" 哪塊來這麼些聲音的? 哪曉得他身子一統將將一跌跌到人家實板子門上,實板子門將將當中的走扇子,走扇子裡頭的閂也沒有閂,將將走扇子"咋嘎……"開下來了,"工!"一個筋頭跌到裡頭去了。裡頭這一家絨線鋪子,絨線舖子裡頭老闆正在櫃檯上頭弄帳,小老闆站到旁邊,老老闆弄著帳忽然的聽見: "咋嘎……工!"

"唉喂唉喂唉喂,小伙啊,望望看。"

"噢。"

這塊小老闆再到店門口一望:

"歐歐歐,老爹哎,不是外人歐,就是某酒店裡頭的個小二王二歐…… 王二啊,你羊兒瘋病發啦?"

- 一看看見他碰著個局頭, 嘴裡嘛口水粘沫直撒。
 - "沒得命了!"
 - "什麼事情沒得命啦?"
 - "我告訴你沙,將才如此情形,這等這樣。"
 - "罷咧, 他不肯回頭嘛, 你就家去咧。"
 - "還家去呢,我都爬不起來了。"
 - "怕不起來怎麼說呢?"

老老闆聽見了:

"喏喏喏,到舖上喊兩個人把他抬家去吧。"

到鋪上喊了兩個人,一抬把他抬回去。老老闆倒也還好,曉得他吃了苦了,把那塊銀子就賞了把他。賞了把他不是弄到外快了嗎?哎,外快是弄到了。唉喂,這個地方疼咧,有傷咧,怎麼弄法呢?請醫生醫了。醫生大他一天兩天到哪塊醫得好呢?跟他就說了:万壽堂膏藥店有一種膏藥專醫跌打損傷,買一張膏藥貼貼吧,但是這個膏藥的價錢蠻大,好呢,弄一張貼貼看沙。哎,哪曉得一張一貼啊,好些了。好些嘛過兩天還要換一張。就這麼左一張,右一張,左一張,右一張,將將把弄的幾個錢外快用光了,他這個地方的傷痕也好了。這叫"橫財不發命窮人"。他們在這一刻嘛,我就隨他去了。

武松把個店小二打倒之後,把把身子朝過一轉:

"哈哈!"

武松心裡頭有話: '拿老虎來驚嚇我呢。'他就朝鎮外頭跑了。出了鎮頭,迎面的西風太大了,直朝他臉上吹。他有了酒意了,啊咦喂,這個風才吹得舒服哪。武松在這一刻搖搖晃晃的,走著走著,也不過走了三里半路,英雄正朝前頭跑著,乘著月亮的光芒,再把路旁邊一望,一看看見路旁邊有一座土地祠,就在東山尖挂了一件雪白的東西。什麼東西沙?英雄這一刻走到土地祠面前,乘著月亮的光就凝神了。噢,原來是地方官的一張告示。怎麼曉得的呢?因為佈告出來嘛,它底下都有地方官疊角嶄方的一顆印咧。就象告示上的字吶,武松還認得。武松雖沒有上過學,記問之學,就象從頭到

尾,當中就是有個把"攔路虎",武松順就把它順下去了。英雄在這一刻凝神望,但是我要把他讀出來。頭一行是一道官銜。

特授山東東昌府陽谷縣正堂,加十級,記錄十次史為出事曉諭事:照得城東景陽崗地方,乃系通衢要道,來往客商必由之地。不幸今秋突出猛虎,攔路傷人,受害甚苦。地保無論如何要阻攔每日只許已,午,未三個時辰,行人結伴,地保鳴鑼,多帶目棒,護送過崗。要如果說店東部攔,地保不阻,行人遇虎所傷,本縣察出,一並重究,決不寬貸。無違特示!

官和年月日發景陽崗東十地祠實帖。

"嗨……唉唉呀! 嗳……!"

哦,武松在這一刻看到這一張告示啊,為什麼又恨呢,為什麼又跺腳呢? 武松看到這一張告示: '啊呀呀,武松啊,我錯啦,錯啦!你看看,將才小二追得上來告訴我,說景陽崗有老虎,我不但不相信,我把他打傷了。你看看,告示貼到牆上咧,告示上就說景陽崗有老虎,這個是真的了吧,地方官的印在上頭咧。照這一說,我就回頭咧?唔,不能。我將才說過大話了,說老虎請我吃晚飯,我回了頭,回頭被小二要恥笑。'而且武松再想想: '嗳!'英雄心裡頭有話: '我們學拳棒功夫做事的?我們就是防身保命。老虎,老虎罷咧,老虎就有多狠啊?而且這個老虎它攔路傷人,我不替行人除害嘛,我非要把這一隻老虎打死了!'所以武松在這一刻一想,'嗳……!'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!

英雄又朝前頭跑,又是跌跌沖沖。這當口就稍微好些了,風吹著,這個 酒吶,酒意就散些了。

又走了三里半路,前後並起來離鎮是七裡大路,將將到了景陽崗的崗下。這一座崗吶也沒多大,這一座崗也沒多高,武松如果在平時的話,他一口氣就能翻過了崗頭。唔,今天不行,因為今天有了酒意,這個走路腳底下都打飄了,晃晃的,勉強上崗。走到半崗,唉喂,稍微休息下子吧。一看看見旁邊有塊青皮石,六尺長,三尺寬,一尺多厚,上頭倒是滴滑,唔,都有了包漿了。怎麼滴滑的的,怎麼有了包漿的?石頭嘛應當要糙哈哈的?哎,不,這是景陽崗有老虎的呀,不得老虎的時候,這一座是來往的要道哎,誓比空

身的也有,挑擔的也有,挑擔子的一聲走到這個地方,他不是嫌負累了嗎, 負累了就把它墩下來,就坐在這個石頭上頭,休息休息,休息一下子,接逗 挑起擔子來又走,就這麼你也坐,他也坐,你的衣服在上面蹭蹭,他的衣服 在上面蹭蹭,年深日久,把這塊石頭蹭啊蹭的蹭得滴滑。英雄隨時就朝石塊 上頭一坐,包裹朝下一抹,包裹就朝石頭上一放,自己的左手肘就朝包裹上 頭一擱,左手就勒了個拳頭,枕著太陽,雙睛緊閉,武松自己的這一只右手 就朝心門口一放。他這個睡下來呢,真正"何仙姑懶睡牙床"的形式。武松 在這一刻就被風吹吹,在石頭上頭徹徹,舒服呢。一聲到了舒服啊, "啊… …"打氣呼來了, "呼……"沿途放的夜站多了,吃了辛苦了,就這樣子睡 著了。一直睡到二更天,老虎出來覓食了。

老虎在哪塊呢?在景陽崗的南頭。景陽崗的南頭有個虎穴,這一隻老虎就蹲在虎穴的洞口,前爪撐著,後足蹲著,把虎頭就昂著,就望著空中一輪明月。這一隻老虎啊,過去沒得老虎,怎麼今秋突出猛虎,這一隻老虎還是走天上掉下來的,還是走地下蹦出來的呢?天上也不能掉老虎,地下也不能蹦老虎,這一隻老虎哪,是在家裡闖禍,它溜出來的闖的什麼禍呢?虎交。老虎一聲長大了,它到了起性,它要虎交的時候,它就不覓食了,它就喊了。譬比那雄虎喊一隻雌虎來,雌虎還是喊一聲雄虎來,你就交咧,它不交,頭對頭,"嗎……"一遞一聲的喊,做事呢?也談了玩玩咧,要熟悉熟悉咧。所以一聲喊啊喊的呢,喊高起性來了,它們就交了。交起來這個日子不大好過,因為陽虎,就是公虎哪,在陽物上頭哪,它有倒刺。母老虎呢,陰戶裡頭就跟鋼炭爐子仿彿,燒著了一樣,一個就燙得疼,一個就戳得疼,兩下都喊。一聲性過了之後,一個向東,就一個向西,就奔了,都要奔坍了性之後,這塊就扒穴藏身。這一隻老虎呢,他就是虎交崩出來的。

老虎在這一刻一搖二擺,踱出了虎穴。老虎真正是搖官步了。一直到崗 西道路旁邊,就在樹林子口,就朝旱草藂中一伏。兩個前爪伏下來,兩個後 足就朝起一盤,下殼子就朝前爪上頭一鐓,虎眼睛就望著空中的月亮。這個 畜生大有吞月之意歐。老虎正在這個地方望著這個月亮。哪曉得老虎啊,倒 有三天沒得吃了。哦,人不會吃嗎?沒得咧,人被它吃了咧。來往的行人, 走到這個地方,它就吃。最後地方官的告示出來了,每日只准已,午,未三 個時辰,行人結伴,地保鳴鑼,多帶木棒,護送過崗,不是一個兩個咧,他 打起幫來了,頭二百,二三百,你雖望著它是畜生哪,大畜生,通靈性,看 見人多,它也就不敢出來了。

人嘛,不吃啦,飛禽走獸它不吃嗎?也沒得了,全被它吃光了。譬如老 虎朝崗上一坐,一看看見空中有個雀鳥,雀鳥飛得來,它不能飛哎,那一來 虎生雙翼,糟啦,更狠啦,它只要把頭朝起一抬,"嗎……!"一聲喊。這 個嘴裡頭啊,腥鮮的臭味,它嘴裡頭朝下一張,就這麼一聲喊,這個風一聲 送去,這個氣味上去,雀鳥在空中飛,就靠兩個翅膀護風才飛得起來呢,聞 見它的個氣味吶,接逗就把個翅膀朝起一攏,"嘟……噗禿!"朝地下一掉, 老虎朝前頭進,就把它當個早點。譬比啊兔子,它不會奔嗎?它那個四條腿 奔起來快哪!它一聲看見老虎,兔子就奔了,奔到兔窟裡頭去。老虎的塊頭 多大呢,它那個洞能有多大呢。老虎看見兔子,該派要追了?不追。老虎朝 下一趴, "唔……嗎…!"一聲喊, "嗚……"這一陣風把它嘴裡頭氣味就 卷了去了,兔子在前頭奔得行行的,聞見這個氣味啊,它就抖了,一抖,老 虎不慌不忙,到了它面前,"得篤",接逗就把它當個中飯。猴子它不會漫 高嗎?猴子一聲看見老虎,朝那個高樹上頭一據,兩個後足朝樹椏巴裡頭一 騎,兩個前爪就抱住樹枝,猴眼睛就挖打挖打的就望著老虎,唔,心裡頭有 話: '老兄哎,不怕你狠,你還能漫高嗎?你還能上來嗎?你能奈我何?' 老虎還更妙,老虎它到了老樹面前朝下一坐,它就望著個猴子:

"嗎……!"

它就喊。猴子一聲看見它喊呢,啊唷喂,它心裡頭就發抖。你抖嘛,這塊老虎就喊:

"嗎……!"

越喊得凶,它就越抖得凶,就這麼抖啊抖的,抖啊抖的,手朝下一松, 前爪一松,後腳也朝下一松,"噗秃!"朝地下一掉。老虎朝前頭一進," 得!"就當個下午。晚上到澗河裡頭去飲水,左嘴夾子水進去,右嘴夾子水 出來,魚蝦都被它吃得干干淨淨。哦,本方的沒得吃了,路過的呢?路過的 走到這個地方,要吃咧?沒得咧。老虎朝下一坐,本方的飛禽,走獸通生都 搶出

去,對到了,譬比啊,一聲搶出去,烏鴉會見烏鴉,它就喊了: "嘟······" 它喊什麼東西呢? "老兄啊,景陽崗去不得啊,有老虎哪,有個吃白大的哪! "都代它送過信了,所以它沒得吃了。沒得吃,該派要餓死啦,三天了?不要緊,沒得問題,你要如果說有人,它就吃人;有飛禽走獸,就吃飛禽走獸;沒得,沒得,它天天露水回吸,它也能充飢當飽。

老虎在這一刻趴伏在崗西,正在旱草中,又是一聲虎嘯。西風太大了, "嗚……!"風這一吹,由西向東。武松將將在東邊的半崗。唔,睡在石塊 上頭,睡覺也就睡醒了。啊呀,就被這一陣風啊,吹到身上汗毛直豎。天上 寒咧,到了深秋的天氣了。

"啊唷!"

英雄把二目睜開,手肘子一摁,拗了朝起一坐。這一陣風風頭過去,無意間在風尾子上頭,武松再聞了一聞,唔,有腥鮮的臭味。哼哼,老虎怕的出來覓食了。武松是酒在肚,事在心,他也想起先前在景陽鎮的事,有人告訴他景陽崗有老虎。他怎麼曉得在這一刻老虎出來覓食的呢?就因為他蹲在家裡頭跟些獵戶處朋友,獵戶就告訴他啦:

"我們要如果一聲到了深山野莊,恐其刮到大風,風尾子上有到腥鮮臭味,就是野獸出來覓食。"

惟有這個老虎,這個嘴朝下一張,這個氣味才難

聞。所以武松聞了一聞,這個氣味,這是武松的身體的呀,要差不多的就受不了。安,老虎出來覓食了。武松也顧不得這一只包裹,手一捺朝起義站。站起來"噗噗噗噗·····"蹦從躥跳。走著走著,在這一刻一到到了崗頂。到了崗頂上頭,一個"金雞獨立"駕落,左腳直立,右腿朝起一懸,自己的個左手就勒了個拳頭,叉著腰杆,右手朝起一抬,遮住天上的月亮,就四下里觀望。

他找老虎,他找老虎還沒有找得到,老虎倒看見他了。老虎在旁邊的那個樹林子口,將將趴伏在旱草叢中,因為到了深秋了,草嘛也就黃了,老虎身上的這個虎毛嘛也是黃色哎,所以武松一時也分不出來。老虎在這一刻一看看見武松:

"咦喂咦喂咦喂!"

它大畜生有靈性咧。老虎這個心裡頭說不出來的舒服,啊咦喂,快活呢。 快活,它什麼樣子啊?它要把個前爪伸到皮啊肉的裡頭去,要抓抓這顆心才 快活哪。'嗳,我有三天沒得人吃了,來的這個人塊頭大呢,唔,今兒個有 一餐飽食呢。'老虎在這一刻隨時四個爪子朝起一撐,就把前爪又朝前頭一伸,就把個後腳又朝後頭一搭,腰就這麼一拱,虎頭就朝下一埋,尾子就朝起一豎,做事呢?伸個懶腰。虎啊,就跟貓子差不多啊,貓象虎形貓象虎形哎,你比方貓子要如果到了冬令天睡到草焐筒子上頭,它睡得著呼呼的,你跑了去照常的拍拍它,它一聲跳下來,跳下來的時候它把前爪朝外頭一伸,接逗把頭朝下一埋,尾子朝起一翹,接逗把腰朝起一拱,就跟人一個樣子伸個懶腰。老虎在這一刻就叫虎困。虎困之後,前爪一懸,後足一蹬,"嗎!" "得兒……"一躥就躥到路心,四個爪子朝下一落。落下來就把虎頭朝起一昂,望著武松搖頭擺尾,張牙舞爪,它就是一聲虎嘯。

哪曉得武松站在崗頂頭上頭,正在這個地方找著,正準備找老虎,忽然 地就在旁邊"得兒"躥了一件東西出來,躥到路心裡頭朝下一落,他再乘著 月亮,再把這一隻老虎一望:"啊呀!"啊呀做事?唔,武松再望望:要死, 老虎!怪不道行人被它傷害不少,啊呀,這一隻老虎放了樣了,其大如牯牛, 嘴朝下一張,就跟個血盆一樣,這個牙子就跟鋒利的利劍仿彿,尾若鋼鞭。 這一隻老虎在武松的眼睛底下望,武松在這一刻也點點,也吃了一驚。我倒 有幾句贊它:

> 遠望它,象獨角魁牛;進覷它,是斑斕猛獸。左耳點點紅,按太陽; 右耳點點青,按太陰。眉橫一王字,正按巡山都太保。二十四根鬍鬚, 如鋼針鐵線;四大牙,八小齒,如巨銼鋼釘。眼若銅鈴光似電,虎尾 如同竹節鞭。前為爪,後為足;前爪低,扒山越嶺;後足高,跳澗躥 溪。抬頭呼風,天上飛禽皆喪膽;低頭飲水,水內魚蝦盡亡魂。走獸 之中獨顯它,深山野洼是它家,三天不食人身肉,擺尾搖頭自銼牙。

它望著武松搖頭擺尾,張牙舞爪。 '哼!' 武松再把它望了一望: '畜生,你厲害哪,你狠哪,你凶惡哪,你傷害的行人不少啊,望望你這個樣子就曉得你厲害,今天我來了,我非把你打死不可! 唉喂,它厲害哪? 厲害怎干,他再厲害死了,我是個人,不是個畜生哎。你來咧,你來想傷我咧,你不上來便罷,你要說是如果一聲上來,我先把你兩隻眼睛踢瞎了,我看看你瞎老虎,你怎麼樣子吃人吧? 你又不知東南西北,你到哪塊找我呢?' 所以武松這一個人哪,他在"武十回"上頭"虎起龍收",整整十回書,他這個

人做事不但說是英勇,而且還有智謀,他是智勇雙全一等大英雄。所以武松 把章程想定了,先傷它的眼睛。英雄當時章程想定了之後,就把頭巾朝上頭 挺了一挺,腰帶就緊了一緊,衣角一篩煞,接逗把靴子就蹬了一蹬,就把袖 子朝上頭摞了一摞,摩拳擦掌,"噗噗噗噗·····"離著老虎都在丈把遠,英 雄三尖緊對的架子朝下一站,鼻尖子,腳尖子是一嶄而齊。武松兩個眼睛眨 都不眨,就望著個老虎。所以武松這個人做事啊,從來不失敗,沉著得了不 得。他都是應付。'你來沙,你來,我就遇空即補。'所以武松這一刻就凝 神望著老虎。

老虎到底是畜生哎。老虎一聲看見他,把前爪朝起一懸,後足一蹬,"嗎!" "得兒……躥得來,兩個前爪就認定武松左右的肩頭就扑。哼哼,不能被它扑著了,扑著了要把武松這一個人要扑偏了。武松一看,看見他躥得來,兩個前爪認定自己的左右肩頭就扑,英雄隨時就把自己的身子會過來,就朝左邊一偏。老虎在這一刻扑空了,"霍!"一扑就扑在他的個右邊。武松看見它才趴下來,英雄把自己的左腳直立,右腿朝起一懸,接逗就把自己的這個右足足尖子一擰,望准了老虎的左眼,"著!""辟!"這一下子踢上去,踢巧了,老虎一聲喊:

"唔……"

為什麼? 喊是喊呢,啊唷喂,骨裡疼呢,老虎在這一刻眼睛珠子被他踢了都炸出來了。這個老瘟眼珠子真正就跟小雞蛋仿彿,結在這個外頭,鮮血就直淋。老虎不是護痛嗎,老虎才不動,英雄就預備來抓它了。老虎隨時把週身的毛片一緊,"唔嗎!"朝前頭躥了一下子。英雄把身子就朝過一轉。老虎心裡頭也不服,哎,白大沒有吃得到,它倒吃了苦了,身帶重傷了。一躥躥到上頭去翻身一縱,又跟武松對了面了。英雄乘著天上的月亮,再把老虎望了一望:

"好……!"

啊咦喂,心裡頭舒服。 '唔,畜生,眼睛瞎掉了一只了吧?你再來沙,再來,我就把你這一隻眼睛再踢了,我看看你瞎老虎怎麼吃人!老虎是畜生哎,吃了苦咧,一看看見武松,隨時把前爪一抬,後足一蹬, "唔嗎!"兩個前爪又認定武松左右的肩頭來扑。武松在這一刻一看,看見它才準備不怕得來,接逗就把自己的身子, "嗨!"就朝自己的右邊這一偏。老虎倒又扑

空了,"霍!"一扑句扑在他的左邊。英雄把自己的右腿立定了,接逗就把自己的左腿朝起懸,左足尖擰足了勁道,就認定老虎的左眼,"著!""辟!"就這一下子才踢上去,老虎可憐了:

"唔……嗎!"

啊唷喂,疼呢疼呢疼呢疼呢! 哪曉得左眼又被他踢瞎了,眼睛珠子又踢 得炸出來了,真正就跟小雞蛋仿彿,鮮血就直淋。老虎在這一刻兩隻眼睛都 瞎了,不知東南西北,武松還有得給它跑嗎?英雄在這一刻隨時句進前一步, 接逗就預備來抓它。老虎想轉的。老虎在這一刻想轉。你轉,轉死也轉不了。 將將虎頭在武松的左邊,英雄接逗就把自己的左手朝起一抬,"嗨!"就把 老虎項上的老瓜皮就是一把抓。抓住它,老虎還想朝前頭躥呢。武松再望望, '你躥, 你逃, 你朝哪個地方逃!' 武松的這個五個指頭句如同是鋼鉤仿彿, 英雄在這一刻抓住它,它就跑步了,解逗在這一刻把自己的左膀一擰,"嗨 嗨!"哼,可怕了,哪裡象一條膀子,就如同是千斤鐵柱子仿彿。老虎就被 他這一磕, "唔!"動都不能動。老虎的虎尾子吶, "得兒……得兒……" 兩面在這塊甩。四個爪子就在地下扒。武松再凝神望了一望: '咦喂咦喂, 畜生,你還甩啊?啊?安,老虎虎尾子甩到我身上來,虎尾子就跟鋼鞭一樣 啊,不要吃它的苦啊。'英雄把身子朝前頭傾了一傾,就把自己的身子鶴定 它的左胯, 左腳直立, 右腿就朝起一懸, 右腳就順著它的老虎的虎背, 一腳 蹬,就拿自己的足後跟,認定它老虎虎尾子的尾巴根,"著!""辟!"就 這麼一蹬,只聽見底下"咋!""咋!"的這一聲哪,骨頭斷了。虎尾子也 耷下去了,用不起來咧,尾子倒已經骨頭蹬斷了,還用呢嗎? 尾子朝下一耷, 武松隨時就朝它身上一跨。不把它當著老虎玩了,把它當著個牲口在這個地 方玩了。老虎吶難受哪,從來身上沒有負過這麼重啊,老虎心裡頭不著急嗎? "唔……嗎……!"

就把個頭朝起怞。上頭被他抓住咧。武松再凝神把它望了一望: '哦,你居然的還把個頭朝起啊?'就把個右拳朝起一揚,貫足了勁道,"著!""辟!"這一下子將將大到它的右眉骨。"唔……!"老虎又把個虎頭朝下一埋。英雄就把自己的右拳貫足了勁道,認定它的前頭右邊前軟胯,"嗨!嗨!嗨!嗨!嗨!……"接逗甩了它十幾下子。這個不對羅,三拳兩腳打死老虎,怎麼打上十幾下子呢?啊,不,因為這個是幾下沒有統地方啊,認定

它一個地方打的呀,所以後來到陽谷縣堂上,仵作子驗傷,這個地方只能算一拳的傷痕哎,所以他雖然打了十幾下子,不統地方嘛只得一拳哎。

武松打了十幾拳下來, "嗨唏!"啊呀,武松心裡頭有話: '我這個樣子還到沙場上頭去作戰啊? 我還跟敵人動手啊?啊?我連老虎都打不死嘛,我還要敵人的性命嗎?噢,明白了,打人傷人也要傷到人的致命,不傷致命他到哪塊有得死呢?老虎,老虎嘛跟人一樣哎,人象眾生相哎。人是哪塊是致命呢?耳朵也是致命。唔,老虎將將右兒門在我的手口,來沙,弄它一下子。'英雄把拳頭朝起一揚,貫足了勁道, "著!"

"辟!" 這一下子的勁道大呢。老虎哪曉得被他這一打:

"唔……"老虎一聲哼,喊都沒有喊得出來。就在它的左耳門,"沙……"冒出去總在丈把長,仿彿是一條紅絲線。什麼東西呢?瘀血。什麼瘀血?就是右兒門的瘀血。右耳門的瘀血嘛該派走右耳門朝下淌,或者走右耳門朝外冒,為什麼走左耳門冒出去的呢?歐,因為武松的這一拳哪,勁道太大了,把它的大門打了閉起來了,大門走不通,開後門,走左邊的耳門子,"沙…"冒出去了。就這瘀血這一冒,老虎的虎頭也不昂了,四個爪子也不扒了,本來把地下扒了有四個深塘,老虎動都不動了。唔,武松心裡頭有話:'死啦,死啦死啦死啦。唉喂,畜生的玩頭大哪,作興它裝死啊。來沙,問問它。'就把自己的右腿朝過一會,左腳直立,右腳這一起,"辟!"就把它一踢,就把自己的右腿朝過一會,左腳直立,右腳這一起,"辟!"就把它一踢,"轟!"老虎的身形就朝地下一倒。老虎倒下來啦?安,倒下來了。這個不作啊,虎死不落架啊?啊,不不不不,虎死不落架是不錯,要看它怎麼樣子死。它要是自己生老病故,它曉得要死,它不能動了,它總是三叉路口,四叉路口,它朝下一撐,嘴張多大的,舌頭拖多長的。它左到那個地方,來往的行人要如果一聲看見有個老虎:

"咦, 乖乖!"

看見有老虎呢,速些跑吧。其實它是死老虎。死後尚能驚人。在自古為大將的,都是拿老虎比,"你將軍真乃虎將是也"。這一隻老虎被武松一陣子惡打,架子都打散咧,它還不倒下來嗎?它朝下一倒,英雄接逗把腿會過來,站到它旁邊,再凝神把老虎望了一望:

"哈哈!孽障,你的威風安在了?"

武二英雄膽氣強, 挺身直上景陽崗, 精拳打死了山中虎, 從此威名天下揚!

武松在這一刻才奔崗東,到了復行睡覺坐的那個地方,不是有一塊青皮石嗎,先左下來歇歇,回頭睡下來的,他有個包裹咧,把包裹就朝肩頭上一背,接逗就翻過了崗頭,"噗噗噗噗……"離開了景陽崗,整整都在二里多路。武松再朝前頭一望:"啊……?"一看看見火叉頭的路。啊呀,兩條路哪,右邊又是路,左邊又是路,哪條路通著陽谷線呢?不中哎,這當口又沒得個行人,而且又沒得個響里人可問。我究竟走哪個地方走?

武松在這一刻正想著心事,忽然耳畔中只聽見: "嗦郎郎郎郎……"就在左邊一聲響,好象是鋼鈴的響聲。再把個臉掉過來朝左邊一望: "嗨呀!"啊唷喂,武松大吃一驚。一看看見左邊有個大樹林,樹林子口一左就左了兩隻老虎。哪曉得鋼鈴的響聲就是老虎頸項上的鋼鈴,"嗦郎郎郎郎……"有這一種響聲。武松心裡頭有話: '啊呀呀! 景陽崗這個地方究竟有多少老虎啊?啊?我將才在崗上頭打死了一隻老虎,我已經力盡筋殘,這個當口兩隻老虎,這個兩隻老虎,我是無有能為了。'究竟怎麼說法呢? 武松在這一刻想逃的,接逗老虎就朝他面前奔……